

正确把握科学研究的思索起点

洪英俊

(社会科学部)

摘 要

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众不同在于思索起点和思索方向的不同。本文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思索起点,分析了研究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的本质区别。文章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研究对象发展到“当前”的“结果”和前人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开始。对前人的认识应批判地吸收其成果。文章指出,正确把握科学研究的思索起点,对更好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科学研究方法;思索起点

1 起点的困惑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有这样一段话:“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

对于这段话,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这里讲的是别的学者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采用的方法,马克思对这种方法是予以否定和批判的。马克思的方法与这种方法相反,这是马克思的方法与众不同的地方。^②

这种观点把思索起点与逻辑起点等同,把逻辑起点又与历史起点等同,认为科学方法是从历史起点开始思索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以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起点——公有制为逻辑起点的。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分析研究,就只能以演绎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体系。这种体系忽略了生产关系的现实发展,只希望在现成的经济范畴中看到观念,出现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能不带有空想的性质。如以论述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怎样”,代替对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是怎样”的揭示。用这种理论指导,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理论上虽然论述了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消灭了经济危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但实践中却出现“有计划”的比例失调(如1958年

本文于1993年2月22日收到

“大跃进”和1978年以大规模引进为手段的“洋跃进”所造成的比例失调)。而从空想的模式出发,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往往又困扰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理论与实践发生尖锐的矛盾。

因此,科学方法的思索起点和思索道路究竟如何,就是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改革实践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马克思的研究从何开始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成果的表述,其理论研究的思索起点,要到研究过程和手稿中去寻找。

马克思是1843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的。

1842—1843年,马克思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和主编,在该报上发表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文章时,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论战和摩塞尔农民状况的研究,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促使马克思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③可见,对“当前”经济事实的思考,是马克思研究经济的最初动因。

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在巴黎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家一系列著作,写了大量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最早的经济著作。在这篇手稿里,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④

通过分析,提出“异化劳动”概念。

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还是不精确、不完善的概念。

1849年,马克思迁居伦敦。伦敦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有利于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伦敦还有藏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博物馆。在伦敦,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当前”的大量经济现象,研究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期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剩余价值”概念。

剩余价值概念比异化劳动概念更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规律。

这篇手稿是《资本论》的最初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打算把第一章的标题定为“价值”,^⑤因为要懂剩余价值,首先必须懂得价值。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章的标题才改为“商品”。这样,价值这一作为论述出发点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就通过“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商品来表现了。

对于商品的本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揭示的。马克思从比较法兰西银行金属储备和证券总存额谈起,分析被银行制度弄得复杂化了的货币流通,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一步一步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的本质。而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则是从分析商品的两个因素入手,到分析劳动的二重性、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再到分析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从而揭示出商品、货币、价值的本质。

而且,从整体上,我们看到的《资本论》的顺序,与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也

是相反的。马克思是从《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开始写的。^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可见,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是从分析“当前”的经济事实和批判“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的。《资本论》对商品、价值和货币的论述顺序,只不过是研究的成果,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作系统的理论阐述而已。《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思索起点。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逐步认清和确立的。

3 逻辑起点是历史起点吗

诚然,商品抽象掉了资本的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后,作为论述出发点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是等于简单商品的,简单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起点就是逻辑起点。资本原始积累、协作等,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但并没有成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不仅强调从商品出发,而且强调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结果,每个个别商品都表现为资本和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这样,与其说逻辑起点是历史起点,还不如说逻辑起点是历史结果。因为,作为逻辑起点的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逻辑起点是以历史结果为思索起点研究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的次序,取决于各种经济关系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而不能按它们的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其他一切关系的经济权力,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作为资本的承担者商品,既是起点,又是终点。^⑥

由此可见,商品是马克思研究了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内在联系后确定的表述研究成果的逻辑起点。如果不看《资本论》的理论研究过程,那么,《资本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们只感到商品是历史起点和研究起点。正象黑格尔说的,老人讲的某一概念,小孩也能说。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一概念包含着全部生活的意义,是极为丰富和深刻的。而对小孩来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空洞、抽象的,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还在它之外。^⑦

总之,逻辑起点是一定研究的结果。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才能找到逻辑起点,现实的运动才能恰当地叙述出来。

占有材料就要求科研始于“结果”。

4 科研为什么始于结果

我们知道,在认识的结果上,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真理和谬误,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其区别不在于是否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在于是对客观存在正确的反映,还是歪曲、颠

倒、虚幻的反映。同样，在认识的方法上，科学的方法与非科学的方法，其区别不能归结到研究起点是否是“结果”——研究对象的当前现实。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始于结果，科学研究也只能始于结果。因为：

(1) 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研究者，所接触到的，只能是研究对象发展到现在的结果和前人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结果。因此，对社会生活的研究，不可能从对象的最初历史起源开始，而只能从对象发展到当前的结果开始，从研究者所生活并直接感觉到的当时的现实开始，从前人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开始。

(2) 从结果开始，是可以追根溯源，揭示其规律性，预测未来，指导实践的。因为，历史就在现实之中，现实是历史的浓缩。胎儿在母体内从受精卵细胞发育到婴儿出生，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的30亿年左右的发展史；婴儿到成人的思维发展，重演了人类思维从感知动作思维，到具体形象思维，再到抽象逻辑思维的二、三百万年的发展史。同样，历史上所存在的那些经济的、社会的关系和结构，都会在它发展的结果——现实社会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3) 在结果中，起点所蕴含的研究对象的一切矛盾胚芽均已充分展开。因而，从结果开始研究可以更精确地考察对象，避免和纠正以主观忆思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②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方法批判的是什么呢？马克思的方法与众不同又在哪呢？下面分别论述之。

5 马克思批判的是什么

资产阶级学者通过商品价格的分析来说明价值量，用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来说明商品的价值性质。马克思批判说：“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③

这里粗看起来，好象马克思是批判从结果开始思索，批判结果掩盖了本质。细想则不然。因为价值是本质，价格是现象。事物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却不存在从一般到特殊，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客观事物的本质与现象是同时存在，同生同灭的。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不能说本质属于历史起点，现象属于今天的现实，属于结果。本质与现象只有在人的思维中才能分开。人们通过事物外在的、个别的、变化多端的现象，去揭示事物内在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本质，再运用本质去说明现象。货币形式对价值本质的掩盖，只是本质与现象对立的表现。

可见，马克思否定和批判的只是把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在《剩余价值理论》总的评论中，马克思讲得很明白：“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那些理论谬误”。^④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是把“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等,与“剩余价值”这一本质直接等同起来。

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中指出,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把经济范畴看成是永恒的,把多变的现象看成是不变的,才产生“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的错误。⁹马克思正是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和把现象当作本质的方法。

6 马克思的方法与众不同在哪

马克思把研究的全过程归纳为二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³

资产阶级学者走过第一条道路,却没能完成研究的全过程,甚至没能走完第一条道路,没能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导致在理论表述时还在第一条道路上徘徊。如用对价格的分析来说明价值,不能区分本质与现象。因为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指出,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⁹

马克思由于应用了辩证法,才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如分工、货币、价值等,并进一步抽象出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商品,再从抽象到具体。这时,作为起点的表象的具体,已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理性的具体了。这就走完了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走完的道路,建立起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如劳动价值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有劳动价值理论,但由于缺乏矛盾分析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是什么劳动形成价值无法回答,往往用价格的分析来说明价值,混淆了本质与现象。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混沌的、抽象的,这使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马克思从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商品出发,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商品中所包含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论述了是什么劳动,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价值的。从而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建立了彻底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所以,马克思的方法与众不同在于马克思第一次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把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法发展为全面系统的科学抽象法。

7 结论及其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科学研究应从研究对象的现实开始,并批判地继承前人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成果,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的片面认识,沿着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道路进行。

正确把握科学研究的思索起点和思索方向,对我们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如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争了近百年，有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哥德巴赫猜想”。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也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非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包括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就是这样明确分类的。

邓小平同志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思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摆脱了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的困扰。党的十四大没有受资产阶级学者的认识束缚，也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而是根据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而且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等经济事实，进行理论概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可见，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正确把握科学研究的思索起点，从结果开始思索，有助于我们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空想的成份，使我们从传统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惑中走出来。我们应把握这一科学方法，进一步从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以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思索起点，分析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抽象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最简单、最本质的规定，再沿着抽象到具体的道路，构筑起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关系和运动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适应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注 释

- ① ⑩ ⑫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92
- ② 卫兴华. 卫兴华选集.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753—754
- ③⑦⑨⑬⑭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81—82, 109—110, 108, 103, 120
- ④⑤⑥⑪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第46卷下册, 第34卷, 第26卷I).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0, 1980: 411, 1972: 285, 1972: 7
- ⑧ 列宁.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 (第3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256